

阴曹地府传奇

萧赛 严淑琼 周健强 著



重庆出版社

阴曹地府传奇

萧赛 严淑琼 周健强 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臧鸿才
封面设计 王小珊
技术设计 刘黎东

董 赛 严淑琼 周健强 著
阴曹地府传奇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插页 5 字数 336 千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66-1918-9/1·367

定价: 5.85元

陰曹地府傳奇

常任俠題



目 录

第一篇 九龙宝地与阴曹地府	1
第一章 棋盘上的王冠	1
第二章 九龙缺少一龙	7
第三章 谁敢惹阎王爷?	13
第四章 阴王究竟是谁?	20
第五章 二仙楼的泥巴	26
第六章 官封土地老爷	33
第二篇 阎王爷罗曼史	41
第七章 单身的阎王爷	41
第八章 卢彩兰赶庙会	48
第九章 阎王爷的胡子	55
第十章 阴间不可久留	61
第十一章 阳间也难长住	68
第十二章 天子娘娘是谁?	75
第三篇 倒霉的土地公公	84
第十三章 朱元璋贬土地	84
第十四章 家神土地张琪	91
第十五章 瘟神死神联盟	98
第十六章 土地的掉包计	105
第十七章 崔判官服了输	111
第十八章 谁乱点鸳鸯谱?	118
第四篇 赌王变鬼	128
第十九章 赵凯飞刀斩美	128

第二十章	请看霸王观阵	135
第二十一章	骰王火上浇油	142
第二十二章	赌王夜闯鬼城	148
第二十三章	请看十面埋伏	154
第二十四章	赵凯到地府	160
第五篇	钟馗捉赌鬼	168
第二十五章	赌鬼过鬼门关	168
第二十六章	百子殿变赌场	175
第二十七章	王牌毛子绝招	182
第二十八章	猪八戒闹赌场	189
第二十九章	赌鬼包围钟馗	197
第三十章	难坏了黑老包	205
第六篇	产难鬼封催生娘娘	214
第三十一章	产难鬼登望乡台	214
第三十二章	第一家找替代	221
第三十三章	第二家找替代	228
第三十四章	第三家找替代	236
第三十五章	湘裙被押到地狱	243
第三十六章	湘裙受封催生娘娘	250
第七篇	崔判官发财	258
第三十七章	神无横财不富	258
第三十八章	钱能够通神吗?	265
第三十九章	钱真能通神路	272
第四十章	鬼无夜草不肥	278
第四十一章	吴承恩讲评书	285
第四十二章	追捕冰冻老鬼	293
第八篇	牛头走私案	302
第四十三章	牛头不对马嘴	302

第四十四章	发大财求财神	308
第四十五章	牛黄开发公司	315
第四十六章	闯破头道难关	322
第四十七章	“牛国宝”有牛黄	329
第四十八章	走私案的下落	337
第九篇	马面探阴山	345
第四十九章	马面求武财神	345
第五十章	金矿秘密图纸	352
第五十一章	拼哥见马面神	359
第五十二章	阴山背后开花	365
第五十三章	马面的两只眼	372
第五十四章	血溅阴山金矿	378
第十篇	无二爷生死恋	386
第五十五章	无二娘的悲剧	386
第五十六章	无二爷的悲剧	392
第五十七章	变悲剧为喜剧	399
第五十八章	变喜剧为悲剧	406
第五十九章	悲喜剧的混战	413
第六十章	名标十大阴差	420

第一篇 九龙宝地与阴曹地府



第一章 棋盘上的王冠

大汉昭烈帝先主刘备的儿子后主刘禅，乳名阿斗，当了四十二年的皇帝，被晋文帝司马昭的儿子晋武帝司马炎赶下台来，饶他不死。在受禅坛上，司马炎叫他摘掉王冠，脱去龙袍，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双手交出了玉玺。退下受禅坛后，命令他从川西成都的蜀王宫，搬迁到陕西洛阳的安乐县去。总算天恩浩荡，封他为安乐王，还赏他安乐宫一座，让他晚年寿终。

后主刘禅别宫之时，不仅没有哭，反而下令教坊弹唱，宫娥起舞。后主正举杯欢笑，忽报太子北地王刘湛杀家告庙，殉国自刎，后主也没有流下一滴泪珠，反而向他身边的几个侍从笑咪咪地说道：“这样好！从今以后，大家都清闲些。”

他到了安乐王宫，果然清闲！每日并未以泪洗面抚伤痛哭；成天价只喜爱栽花喂鸟养鱼，听美人弹琵琶，与故旧老臣下围棋，大谈其《轩辕本纪》，《山海经》里的“青鸟术”，“风水学”，以及郭璞的《葬书》。刘禅对人死后埋葬风水好的龙脉地很感兴趣！

夜间，他睡在大床上（不是龙床），很少怀念先主刘备、丞相孔明，以及桃园三结义、打天下、争江山、夺社稷、定汉室的盛事；却只对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中已故的老将军顺平侯赵子龙念念难忘！当年，赵云大战长坂坡，七出七进，杀出重围，把他藏入锁子甲内，拴紧勒甲绦，放下护心镜，保住了他这没娘的娃

娃不死于乱军之中，而他却在这员虎将的铠甲里睡着了！后来，赵子龙截江夺阿斗，又从孙尚香夫人的手内，把他抢回西蜀，才不致于在东吴作人质，否则，连皇帝也当不成，可他那次又睡着了，难怪先主刘备曾经骂他：“真是一条闷龙！”

闷龙阿斗心中暗想：“骂得对！诗云：‘红光罩体闷龙飞，征马冲开长坂围，四十二年真命主，将军因得显神威！’当时，孤王若非真龙天子，不闪红光，赵云还跑不脱哩！”

但是，阿斗每每想到晋文帝司马昭欺负他，有意在洛阳行宫试探他，先点魏国的歌姬唱给他们听，后命蜀国的舞妓舞给他们看，蜀国旧臣莫不泣下，而闷龙阿斗不仅不哭，仍旧是笑眯眯的听得入耳，看得出神！司马昭有意问他：“你不想西蜀么？”阿斗回答：“洛阳就很好玩儿！我乐不思蜀了。”蜀臣郤正背地劝他：“你回答错矣！应该说：‘我刘家先祖的坟墓远在西蜀，朝思暮念，焉有不想之理？’说罢，你就哭嘛！”司马昭很精灵，早已瞧见郤正的动静，又有意再问阿斗：“你真的不想西蜀吗？”阿斗按郤正的话鹦鹉学舌，如法泡制。司马昭追问他：“你这语气怎么会像郤正说的话呢？”阿斗闷头闷脑地不加掩饰，傻呼呼地直言无隐：“是他教我的吔！”

事后，郤正在背地里嘲笑阿斗：“后主呆头呆脑，连话也不会讲，真是庸才！”阿斗也耳有所闻，暗中偷笑郤正迂腐：“嘻！我若不那样说呆话，项上的呆头早就不保了。唉，郤爱卿焉知寡人比他聪明啊！”

阿斗的思乡梦随着岁月的流失，变成了“龙脉梦”。有一天，他同郤正下棋，突然问道：“西蜀有没有风水好的龙脉地呢？”郤正学识渊博，立即回答：“有。西蜀的丰都县平都山，又叫名山，据史册记载，山上就有一处九龙宝地，只是年深月久，荒草弥漫，如今世人很难找到它了！”刘禅心中暗喜，立即追问：“在故旧老臣中，有没有阴阳家——能看风水的好先生？”郤正答道：“有。”

随车驾搬迁到洛阳来的下大夫张琪，就是一位高手！他对此道很有研究。老两口儿膝下无子，如今家徒四壁，就是阴阳学的书多。张琪老儿成天抱着个罗盘，东跑跑，西窜窜，总想给他和宋氏夫人找一处合墓同葬的好地方！……”话到口边，郤正胸中雪亮，原来后主的心病也跟张琪老儿一样可笑，风水地，出人材，后代一定发达兴旺！偏偏张琪老儿断子绝孙，纵有龙脉地可埋葬，也无福消受了。后主虽然尚有几位世子，可惜最成器的太子北地王刘湛已经殉国，难道有了九龙宝地，其它世子又能三分天下，重振汉家基业？

但阿斗却大喜，立即将下大夫张琪传进安乐宫来，但见那老头儿朝服简陋，须发皆白，门牙虽缺，行走敏捷，特别是一双老眼颇有神采，好像一眼望去，便能入木三分，入土三尺。于是，赐座锦凳，献茶已毕，才亲临垂问：“张先生，失敬了！我还不知道您是一位饱学的阴阳家，可知道西蜀有一处九龙宝地吗？”

张琪为人毫不谦逊，满口承认：“知道，知道，不就是在丰都县境的平都山上吗？它背靠高山，面临大江，那里的风水好极了！皆因当时战事频繁，朝廷忙乱，我抽不开身去察勘，因此，只是耳闻，尚未目睹。”刘禅急切问他：“你能找得到吗？”张琪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找得到！好比‘坛子内捉乌龟——手到擒拿！’莫非王爷想得到那块九龙宝地么？但只是……”阿斗点头道：“正是如此。你别碍难！本王岂敢冒昧从事，当然要奏明文帝，方能派你回西蜀去。”

阿斗当夜写好本章，第二天，他就到洛阳行宫去求见晋文帝司马昭，司马昭看罢本章，知道阿斗胸无大志，并非阴谋诡计，他如今已经是日落西山，魂魄先走向葬身的墓地去了。只沉吟半晌，莞尔而笑道：“可以嘛。但愿你能找到九龙宝地，你能乐意，孤王也放心了！”阿斗真感激得涕泪俱流，拜别出宫。立即派遣阴阳家张琪，率领仆从轿马，随带黄金白银，临行又再三重托：“你

一定要把那九龙宝地快给我找到啊！”

“王爷放心！此去察勘，万无一失，凭着我资料丰富，经验积累，何况王爷洪福齐天，没有找不到九龙宝地的道理。”张琪向刘禅辞行后，回家告别了老夫人宋氏，收拾书籍、罗盘，带上金银、衣物，率领着探宝队，便重返西蜀，奔往丰都。

一路上，张琪老儿还品味着与他童子结发，白头偕老的宋氏夫人临别时的叮咛，他虽然有些儿烦厌她哆哆嗦嗦，唠唠叨叨地聒噪不休，好像黄昏时归林的乌鸦“刮刮”不停，但她讲得颇有道理：“哦唷！这回你捞到这好差事，可算走红运了。平日里，你我老夫老妻，无儿无女，哪能拿得出那么多的银钱，去买九龙宝地来埋葬自己啊！如今，只要你找到它，刘后主买到手，他一个人哪里睡得完那么宽？你找宝地有功，求他赏两个七尺长，三尺宽的地皮，占点便宜沾点光，你我分文不出，不就有了埋两口棺材的葬身之地了吗？”

张琪端坐轿里，按照刘阿斗的生辰八字，排上天干地支，掐指一算，不觉大吃一惊，在冥冥之中，确有一座九龙宝地，但阿斗的福薄命浅，不配葬在那块宝地，虽然一时之间被他霸占，迟早也要被后代人撵开的，或被盗墓人撬开的。一旦阿斗把宝地弄不到手，哪里还会有他们老两口儿占便宜与沾光的地皮呢？

区区的下大夫张琪，在汉室衰微，群雄割据，鼎足三分的动荡时期，魏蜀吴三国他都呆过，当过客卿，明知自己没有伏龙，凤雏那么大的才气，一辈子只爱好“青鸟术”，“风水学”，与老妻相依为命，自得其乐！最后不幸官居蜀臣，被后主受禅台一船拖走，当了亡国之臣，只好降魏，不能投吴，至于官大官小，他倒满不在乎。老夫人嘲笑他：“你平生只会算别人的命，却不会算自己的命，只会帮别人找风水地，却不会给自己找风水地。真笨！”张琪带着笑回答她：“你我只要生前不遭杀身之祸，死后不下地狱受苦，走到哪里都受欢迎，何况这次身受刘后主的重托，我从来还没

有带过这么多的黄金白银去找九龙宝地，当成游山玩水又何乐而不为？……”

这一行人下了车马，登上船舟，进夔门，穿三峡，过巫山，经奉节，逆江而上，张琪饱览了刘先主白帝城托孤的故址，消消闲闲走了许久，才抵达丰都，靠岸登陆。

张琪把大批的随从人员，安排在县衙的馆驿里，歇息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他才坐着一乘小轿，随带着一名小厮欣儿，抱着他的罗盘，登上了平都山。举目望去，满眼都是峭岩峻石，古树老藤，荆棘拦道，荒草没脚，羊肠小道过后，连路也没有了。张琪只好将轿伏与欣儿安排在山路的尽头等他，他要带着罗盘，独自进山探宝；欣儿劝他一个人不要去，唯恐深山老林虎豹出没、有伤主子。张琪笑道：“西蜀的《地方志》，爷早已查遍了，哪里有野兽，我还能不知道。尔等放心，罗盘上有指针，不会失途迷路，爷也不会走远，去看看就回来。”

张琪只身走入山谷，穿过密林，越走越幽静，步步皆艰难，他正想往回走了，忽然望见山弯背后，悬岩顶上，“哗啦啦”地飞下一道流泉，涓涓细细，淌进碧潭，在一带树大招风的松树下面，芳草如茵，野花似绣，居然有石桌石凳，还有一位大白胡子和一位沙白胡子的两个老头儿，正坐在那边下围棋，身旁还站着一个樵夫和一个顽童观阵，看得津津有味，着着入迷。

张琪走上前去，本想探问九龙宝地，不料青松枝头有一只红嘴绿毛的鹦鹉，突然口吐人语不断叫着：“阴王！阴王！”话犹未了，更不料又从岩洞中跳出一只长臂的猿猴，跳到张琪面前，拉住他的衣袖，拼命地叫喊“王阴！王阴！”张琪顿时吃了一惊，而那樵夫与顽童却见惯不谄，只瞟了陌生人两眼，樵夫回头责备鹦鹉：“你闹甚么？叫破了嗓子，这平都山也不该你得！”顽童也回脸嘲笑猿猴：“你闹也不中用！双方胜负未定，那皇帝的帽子还悬在棋盘上哩。”这一禽一兽非常的通人性，挨刮后回身看棋，箝口不

言。但那两位仙风道骨的老头儿，却聚精会神，全心全意地贯注着棋盘上的黑白二子，在最后决战中，非常计较谁胜谁负，谁输谁赢？根本不去理睬那刘阿斗派来的下大夫张琪。

原来这两位下棋的老头儿不是凡人，真是神仙。东汉时，和帝刘肇的皇后娘家姓“隐”，她的曾祖父名叫阴长生，其人痛恨官场，厌恶功名，便拜神通广大的马明生为师，在平都山修道炼丹，经历了殇帝刘隆、安帝刘祜，直到延光元年，须发齐白，功成圆满，白日飞升，当上了上界的神仙。

另一位沙白胡子的老头儿，他是东汉时的中散大夫王方平，其人学问渊博，精通天文巫术，喜爱老、庄哲学，隐居在太尉陈耽的府里，闭门谢客，皇帝累次诏见，他都不瞅不睬；后来，干脆丢官求仙，直到魏王明帝曹叡的青龙年间，霹雳一声，响震幽谷，山顶上爆裂开一条大缝，缝中冒出五彩祥云，王方平登上彩云成仙而去了。

丰都一带，纷纷传说，游魂野鬼在天上人间四下飘荡，八方乱窜，一传十，十传百，都说平都山将来要修盖成阴曹地府，第一任阎王爷，就是阴长生和王方平两位神仙，分管阴间历朝历代的死人，所以玉皇大帝才封他们为正副两位“阴王”——即阴间之王也。又有人传说：“王在前，“阴”在后，分明是只有“王阴”，哪里有“阴王”呢？

但那两位神仙非常念旧，对他们修仙炼道的平都山经常怀念，经常回家，经常爱在那芳草地，野花丛，古泉旁，松林下对棋，饮酒作乐，煮茶谈天，又经常爱争论，究竟是“阴王”吗？或者是“王阴”呢？将来一旦修成了阴曹地府，盖好阴天子殿，不分正副，谁来当阎王爷呢？这两位老神仙都没有息火气，争论得来面红耳赤，汗流浹背，气得他们打起赌来，议定一盘棋决胜负，谁输了谁滚蛋，谁赢了谁当阎王爷。带斧上山砍柴的樵夫李贵，卖豆腐回家路过的顽童孙发，他们都是抱膀子，帮干忙的围棋迷，

裁判的见证人，私下也打起赌来：若是“阴王”胜了，输给孙发一担干柴；若是“王阴”胜了，孙发输给半挑豆腐。连山中的通灵的鸚鵡，猿猴都跑来帮助天上的神仙争，也争论得来展翅呐喊，搔首抓腮，鸚鵡高叫“阴王”，猿猴大喊“王阴”，不知它们俩又赌些什么东西？谁都是不想输，只想赢。

棋盘上的王冠悬而未定，尚待揭晓……

第二章 九龙缺少一龙

仙人阴长生与王方平那一盘棋赌谁当阎王爷？事关重大，下得真久，足足下了七天七夜还没有下完，胜负难决！阴长生正举起一枚黑子，要置王方平于死地；王方平突然把手一挥，挡住了阴长生，回过脸来，向那樵夫李贵和卖豆腐的孙发吼道：“滚！你们这两个棋迷真误事，还不赶快滚回家去，李贵的老婆早已病故，孙发的本钱早已赔光，这棋盘上的王冠，基本上是一句空话，有若无，实若虚，此乃仙家之事，谁要你们来当什么裁判？滚滚滚！”

李贵与孙发都不肯相信，只管傻笑；王方平冷静地告诫他们：“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在这平都仙山看了七天七夜的棋，世上已经过了七十七年。如若不信，回头看看，李贵腰间的铁斧头早已经锈坏了，孙发担子里的豆腐也已经发霉了。”二人掉头观看，果然铁斧锈坏，豆腐发霉，李贵大惊失色，手脚失措，孙发“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阴长生放下了黑棋子，弯腰抓起一把泥巴，撒向霉豆腐上，笑道：“不要哭！快把它挑回家去，保你能赚大钱。”二人半信半疑，各挑各担，拔腿便跑，都想尽快赶回家去，看个明白，是真是假？

李贵与孙发走后，王方平才把呆若木鸡的张琪上下打量了几

眼，指名问他：“张琪！你为什么不赶快跑回安乐宫去复命呢？难道说你要等刘阿斗死后才回去带孝吗？”张琪猛然大吃一惊，明知在平都山遇仙了，急忙深施一礼，口称：“两位仙长既已先知在下来意，请教这仙山上的九龙宝地究竟是在何处？”阴长生反问他：“张老先生既是阴阳家，早已掐算出刘阿斗并非真命天子，更非真龙转世，充其量不过是一条闷龙而已，无福睡在九龙宝地，那又何苦为他效犬马之劳呢？”张琪心领神会，拱手欠身，回答道：“在下平生最爱‘青鸟之术’，‘风水之学’，纵然刘后主无福睡九龙宝地，我也渴望察勘清楚，以广见识。”王方平笑道：“他都无福享受！未必然你们老两口儿还能睡么？我劝你还是早点赶回洛阳去吧；否则你就别想与尊夫人临终告别了！”

一句话，吓得张琪抱着罗盘返身便走，一面称谢，一面小跑，犹见身后二仙仍旧继续下棋，鸚鵡仍旧高叫：“阴王！阴王！”猿猴仍旧大喊：“王阴！王阴！”当张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回山路的尽头，重见到欣儿与轿伕，容颜如故，并未变老，急忙问道：“爷去了多少时辰？”欣儿回答：“大半天了！我们正想进山去找老爷哩！”

“不必了。”张琪这才放下心来，怀疑那两位神仙似是而非，有真有假，因忙于赌王冠，争正副，害怕输棋，故尔施展巫术魔法，才将他们哄走。可见二仙更加垂涎九龙宝地，更害怕它落在安乐王刘禅和阴阳家老两口儿的手中，故尔捏造他老婆临终告别，把他骗开，才抬出“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去吓唬村夫孺子，神仙方好捷足先登。目前，自己既然到此，不羞黄金白银，怎么有脸面空手去回宫见主？

想到此，张琪拿定主意，每日抱着罗盘，带着干粮，坐着轿子，不找到九龙宝地誓不罢休，他花了几天气，大展本领，在全山分别风水、考察地穴，先从“五势”——正势、侧势、逆势、顺势，回势着眼，按照《管氏地理指蒙》，寻找九龙，他摆下罗

盘，登高远眺，在群山合围的平都山中，长江内外，终于看见双桂山，就有两条昂首望天，正想腾空的飞龙；长江对岸的梁豆壁，又有一条卧于草莽中的倦龙，左边鹰嘴岩与庙岩，又各有一条观赏江景的闲龙；白岩坎下的巨石旁边，还有一条盘成圆圈，抬头等待风云际会的黄龙；右边长江下游的溜沙坡，尚有两条藏头藏尾、窥探动静的蛟龙。一共算起来只有八条龙；否则，它就真成了举世罕见，古今无双，九龙捧圣的宝地了！

张琪又在平都山上东找西找，可惜连半条龙也没有找到，他也真担心老夫人生病，又急于向后主交差，便收拾罗盘、绘图与行囊，由原路返回洛阳，并不忙于回家，先进了安乐宫，见陈设大变，实为诧异！刘后主的容貌比以往苍老了许多，拉着他的手急切地问道：“爱卿怎么一去三年，杳无音信，直到现在才回来呀！把本王好思念，九龙宝地找到了吗？”

张琪心中恍然大悟！方知平都山的二仙所言毫无虚假；又明知阿斗无福享受宝地，故尔没有把龙找全，还差一条。分明是看二仙下棋不一会儿，却变成三年了，便不敢以实言相告，只好支吾其词，谎奏阿斗：“禀王爷。卑职奉命入川，逆江而上，在巫山，奉节，丰都，涪陵一带，钻深山，入老林，来回遍访九龙宝地多次迷路，九死一生，蜀道交通不便，故尔长期未能回报王爷。后来，毕竟还是在平都山找到了龙脉宝地，可惜只找到八条龙，至今尚差一条，费尽千辛万苦，也不知道那一条龙潜藏在何处？现有绘图呈上，请王爷过目。”

阿斗看罢绘图，心中大喜，呵呵大笑道：“爱卿呀！你已经为本王找全了平都山上九龙宝地的那一条龙了。”张琪心中十分诧异，反问刘禅：“绘图上明明是只找到八条龙，王爷何言是九条龙呢？”刘禅笑道：“本王虽然退位，当年毕竟是一朝天子，坐过四十二年的西蜀江山。如今失掉龙位，生前不能再睡龙床，死后能葬龙脉地，那里现在有八条龙等我，将来本王埋葬宝地，添上

我这一条龙，不就是九龙宝地了吗？”

“哦！”张琪心中豁然开朗，反而觉得阿斗不憨，他生前能够逃脱杀身之祸，死后说不定还真能冲破相法，一反神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埋葬在真八龙、假九龙的宝地、老天爷不绝汉室刘家的后代，还能再出皇帝：“托王爷的洪福！卑职花费‘三年’工夫，总算不辱使命，把九龙宝地找到了。”

“不！你还不能交差。”刘后主又当面再重托他：“九龙宝地的风声一出，天下的英雄豪杰想睡宝地、想占宝地、想抢宝地的还岂少也哉？刘家必需马上占领，方保无虞！我派你再辛苦一趟，带领泥木行的能工巧匠，火速重返丰都，在平都山的九龙宝地上，花钱买下那片地皮，选择黄道吉日，破土开工，先发制人，赶快连夜连晚修盖一座堂堂皇皇，永保千秋万岁的‘安乐王陵’。本王近年来血气衰弱，旧病常发，恐亦不久人世，得此九龙宝地下葬，于愿足矣！”

后主不仅没有盘问张琪这三年来带去的黄金白银如何开销？立即又拨了一大笔修盖安乐王陵的费用给他，由他全权支配，找到九龙宝地有功、还重赏了他。在阿斗看来，从蜀汉故宫搬来剩余的金银珠宝，晋文帝历年赏赐给他的养老金，如果不花销在陵墓上，也就没有地方用了。此时司马昭驾崩，武帝司马炎在位，更不会来管他刘家墓园之事。刘禅亲自送张琪出安乐宫，还说老臣郤正已故，如今下围棋连个对手也没有了，期望将来安乐王陵建成，与张琪作近邻，亡国君臣相逢于地下，阴曹对棋以解寂寞也很快乐！

张琪辞别后主，离开了安乐宫，忧心如焚，急急忙忙赶回家里，老夫人宋氏果然卧病三年，奄奄一息，只等丈夫归来，最后再见一面，才肯断气：“你……终于……回来了！”张琪趁他妻子两眼刚闭，心有余热，手有余温，来不及抚腕痛哭，急忙近身，俯身过去：“贤夫人请留步！为夫尚有话说：你的三魂七魄切勿随风